

親愛的聽眾：

首先，讓我為 1) 我的中文不是很熟練 2) 我講話很快向你們致歉。我平常帶工作坊或演講時不會給講稿，但我希望確保，你們不會因為翻譯或我說話太快而錯失我在這裡提到的某些關鍵概念。我很榮幸擔任臺北詩歌節的駐市詩人，不只是因為我是臺裔美人，也因為我很熱衷和人分享口語詩（spoken word poetry）的根源和歷史、我對詩的觀點、寫詩的理由還有活著的人們如何透過詩，為他人的生活帶來重大影響。

目前，我住在紐約的布魯克林，但我是在芝加哥的郊區長大的。我的雙親是來自臺北和臺南（嘉義）的移民。他們在臺灣大學唸書時，在一堂英文課相遇，然後分別在 1968 年和 1969 年移居美國。我媽媽的家族是在共產革命時期從中國逃到臺灣的「外省人」。我爸爸的家族則是在臺南（嘉義）鄉下工作的臺灣人。我媽告訴我，他們認識時本省及外省族群的衝突是如此激烈，他們如果要在臺灣結婚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她說她和我爸認為，如果他們移居美國——因為美國人的不熟悉——大家只會認為他們是中國人，不會有任何問題。

我 1978 年出生於伊利諾州的阿靈頓高地。在八零年代及九零年代於美國的中西部成長，對一名年輕的亞裔美國女孩而言是個很令人困惑的經驗。即使是今日，能夠當作仿效對象的榜樣很少，而我們同時會看到一堆關於亞裔美人的刻板印象，而且人們也不了解亞洲人和亞裔美人的經驗。有文獻記載，第一批亞裔美人在十八世紀中葉來到美國（他們是紐奧良的菲律賓移民），但是在過去兩百五十年到三百年來，很少人知道這些關於亞裔美人的事實，它也很少被列為教材。在美國，我們的貢獻完全沒有被史書記載，而每個新世代的移民都只能把他們自己在這個新國家的故事當作起點。

在我的童年及青春期，我父母大部分時間與我姊和我說英語。為了讓我們的英語進步，我媽每個禮拜會帶我們去一次圖書館，然後我姐總是借一大堆書回家。我想像我姊一樣，於是也借一大堆書回家。當我姊說了一個我不知道的字，她會揶揄我，然後說我應該去查字典。這就是我早年閱讀、寫作的根源，以及我為何會貪婪地擴充我的字彙。

在我很年輕的時候，詩就成了我的出口，一個我可以把無以名狀、在文化上格格不入、被誤解的感覺放進去的地方。雖然我在家裡有話直說，但我在學校很羞怯。我和其他孩子相處得很好，但我以當個中國人為恥，因為有些孩子會在學校嘲笑我。詩成了一個我可以不用受到評斷、當我自己的愉快所在，我可以在那裡學著接受自己、我自己的聲音和經驗，無論別人怎麼想。

念高中的時候，我有一個英文老師常常帶一群學生去芝加哥的酒吧看詩角力（poetry slam）。在九零年代初期到中期，詩角力在美國及國外都變得越來越紅了。詩角力是在 1987 年開始的，發明者是一個名叫 **Marc Smith** 的建築工人。他覺得詩很有趣，但是大部分的詩朗誦都很做作無聊。他問自己：我們要怎麼讓詩變得好玩？他決定，要在當地的酒吧舉辦一場詩的奧林匹克。普通人唸詩，由普通人來評分，分數從零到十分。

在芝加哥，當你提到 **Marc Smith** 的名字，詩角力的觀眾會回答：「那又怎樣！」這強調了，觀眾不在乎你是否有一個漂亮的學位、作品集、名聲，甚至不在乎你是否已經開始做詩角力。你的地位不

重要。重要的只有你的詩。它非常反學術、反機構、反體制。有各色各樣的詩人，來自各個年齡層、種族、背景，有各種不同的經驗。沒有人真的「符合」某個標準。沒有統一的聲音、節拍和結構。唯一的鐵則是你的詩必須短於三分鐘。

看到這些多元的詩人，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韻律、語言和觀點，這啟發了我，讓我想要透過表演和別人分享我的詩。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從事口語詩的表演。口語詩、詩角力的社會文化地景在這段期間經歷了許多改變，它連結全世界人們的方式也起了變化。早期在詩角力中，你可以看到人們來自各種不同的表演領域，從單人脫口秀、鄉村音樂、龐克搖滾、行為藝術到在政治運動和佈道之下成長的孩子。

在九零年代末期，口語詩對我及整個世代的藝術家來說和「意識」嘻哈（“conscious”hip-hop）及新式靈魂樂運動（neo soul movement）是不可分割的。這兩種音樂把重點放在民族中心政治和社群，同時也把藝術當成一種反抗、改變社會的方式以及使運動壯大的手段。許多藝術家受到六零年代及七零年代黑人藝術運動（Black Arts Movement）那些藝術家的影響，比如 Sonia Sanchez、Etheridge Knight、Amiri Baraka、the Last Poets、Nikki Giovanni 等。嘻哈演唱者和口語詩詩人就像是藝術上的表親，他們共享舞臺，有時候會向彼此借技巧，也會互相影響。

在兩千年代初期，雖然嘻哈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很大的變化，但它依然是一種很年輕的都市民俗藝術，嘻哈演唱者、DJ、塗鴉藝術家、霹靂舞者和口語詩詩人和新靈魂樂樂手一起舉辦派對。那是一個很自然的運動，對許多在都市生活面對困難議題的人們，這是一種很正面的另類抒發方式。許多我早期的表演都是在這些社群內舉辦的，我和主要是黑人和來自多元文化的觀眾分享我的亞裔美人觀點，他們知道和主流美國文化不同是什麼感覺，但是從來沒有聽過亞裔美人的聲音。這些社群的精神是很非商業性的，而且基本上是為了種族及道德目的在創造政治藝術。

在亞裔美人的社群，我們也很積極地舉辦活動，利用口語詩和嘻哈來傳達我們失落的歷史，同時用它來連結早期的亞裔美人藝術導師（A Grain of Sand、Lawson Inada、Genny Lim-Unbound Feet）。我們開始舉辦全國性的集會、全國性的集體巡迴演出、青年培訓活動，也舉辦了無數的派對和演出，在那些演出中，口語詩和嘻哈是一種溝通方式，讓我們可以表達自我和我們的認同。

在整個兩千年代，一些事件對主流觀眾如何看待口語詩和詩角力起了重大的影響。這些事件包括：2002 年到 2007 年間的 HBO 的電視節目《Russell Simmons Presents Def Poetry》（其百老匯秀曾經贏得東尼獎）、全國性青年詩角力教育社群的崛起（從 2000 年至今）、大學詩角力運動和大學詩角力（CUPSI）的舉辦（從 2000 年至今）、口語詩藝術家 Sarah Kay 在 2012 年的 TED 演講、以及 BuzzFeed、Upworthy、Youtube 這些網路媒體的崛起——它們成了人們主要發現口語詩人的場所（從 2007 年至今）。

我在 2004 年搬到布魯克林，並且發現口語詩這種一開始邊緣、折衷的藝術形式，隨著時間流逝經歷到了許多改變。在 HBO 的節目播出後（我自己就參與了至少三季的演出），我注意到全國的詩人開始模仿電視上詩人的節奏和風格，而不是維持他們自己的韻律和觀點。所有以上提到的事件也讓口語詩詩人的年齡有普遍下降的傾向。另一個有趣的改變是，學院派也比以前更能接受口語詩了，因

Kelly Tsai (蔡仁儀) Seminar
kellytsai.com / youtube.com/kztsai / @kellytsai_nyc

為年輕一代的學者們也逐漸成熟，而有些口語詩人也轉型成為學院詩人。獲得 2017 年普立茲詩歌類獎的 Tyehimba Jess 就是我青少年時期在芝加哥經常觀看的口語詩人之一。

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最令我開心的是，我可以透過表演，用我的作品即時、深入地影響人們。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活的藝術，它讓我可以直視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的眼睛，透過詩歌的力量以最誠懇、最真實的方式和他們溝通。

對我來說，口語詩的技巧在於以最簡單（但非簡化）的方式溝通複雜的概念。這表示，你必須把你的觀眾當成活生生的人，了解他們每天會遇到什麼樣的措辭、文法和韻律。當我寫作，我會下意識地朝向這些熟悉的說話方式寫去，並且加入一些預期之外的意義空間，讓聽眾能夠了解一些新的、關於世界和他們自己的東西。

當你和我的詩相遇，你不需要事先具備知識或經驗。如果讀者或聽眾不能理解我的詩，這表示我沒有做好我的工作。對我來說，這不是在把我的作品「弱智化」。這是關於付出極大努力，把我那精鍊的、關於人生的概念轉化，然後用最優雅、誘人和與觀眾相關的方式傳遞出去。

當我帶討論、工作坊或做表演的時候，我傾向視空間裡的能量，即興安排事物的順序。我和你們所有人分享這件事，你們可以把這個發現帶回家，不管我們在討論中做了什麼。我希望你們離開的時候，會帶著一種發現了人生中新語言的興奮感，而你們可以用這個新的啟發，透過你們的創意作品去照亮別人的生命。

謝謝你們。



Kelly Tsai (蔡仁儀)

建議藝術家

這裡有一份很不完整的詩人及藝術家名單（有些人在紙上創作，有些人為舞臺寫作），他們的作品都在我身為一個藝術家的發展過程中，在不同時期對我深具意義。說老實話，對我造成最大影響的是那數百位（或數千位）我在全世界的詩角力或開放麥克風的舞臺上聆聽到的詩人，他們的作品通常沒有被出版或錄下，而且我很多時候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當你在聆聽的時候，我強烈建議你去探索每一位詩人的內在邏輯，他們的語言風格，以及他們如何形塑語言、影像、角色、故事和聲音。還有，想到這世界的每一個文化都有自己的口傳文學表演，這也很有幫助。口語詩人和嘻哈表演者是這項古老人類文化最新的傳承者。

以下有些詩人有許多出版品。有些詩人的作品很容易就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Youtube 或 MP3。有些可能很難找到。所有的詩人都有獨特的聲音和人分享。

e.e. cummings	Universes	Beau Sia (謝福源)
Maya Angelou	The Last Poets	Giles Li
Paul Laurence Dunbar	Amiri Baraka	
Wallace Stevens	Miguel Pinero	
Leonard Cohen	Cin Salach & Sheila Donohue	
Langston Hughes	Mama Maria McCray	
Maya Angelou	Kent Foreman	
Sonia Sanchez	Lawson Inada	
Nikki Giovanni	Ama Ata Aidoo	
Major Jackson	Sharon Olds	
Patrick Rosal	Poetree Chicago	
Tyehimba Jess	Tara Betts	
Thylias Moss	Ruth Forman	
Li-Young Lee (李力揚)	Willie Perdomo	
Jessica Hagedorn	Patricia Smith	
Ocean Vuong	Ai	
Marc Smith	Staceyann Chin	
Kevin Coval	Danny Hoch	
Suheir Hammad	Anida Yoeu Ali	
Lemon Anderson	YaliniDream	
Kristiana Colon	Miguel Algarin	
Sarah Kay	Mayda Del Valle	
Andrea Gibson	Angel Island poets (Chinese	
Carlos Andres Gomez	immigrants who carved poetry	
A Grain of Sand	into walls of a U.S. detention	
I Was Born With Two Tongues	center in early 20 th c.) (天使島	
Regie Cabico	詩人，在二十世紀初把詩刻在美	
Taiyo Na	國拘留所牆上的中國移民們)	
Bao Phi		